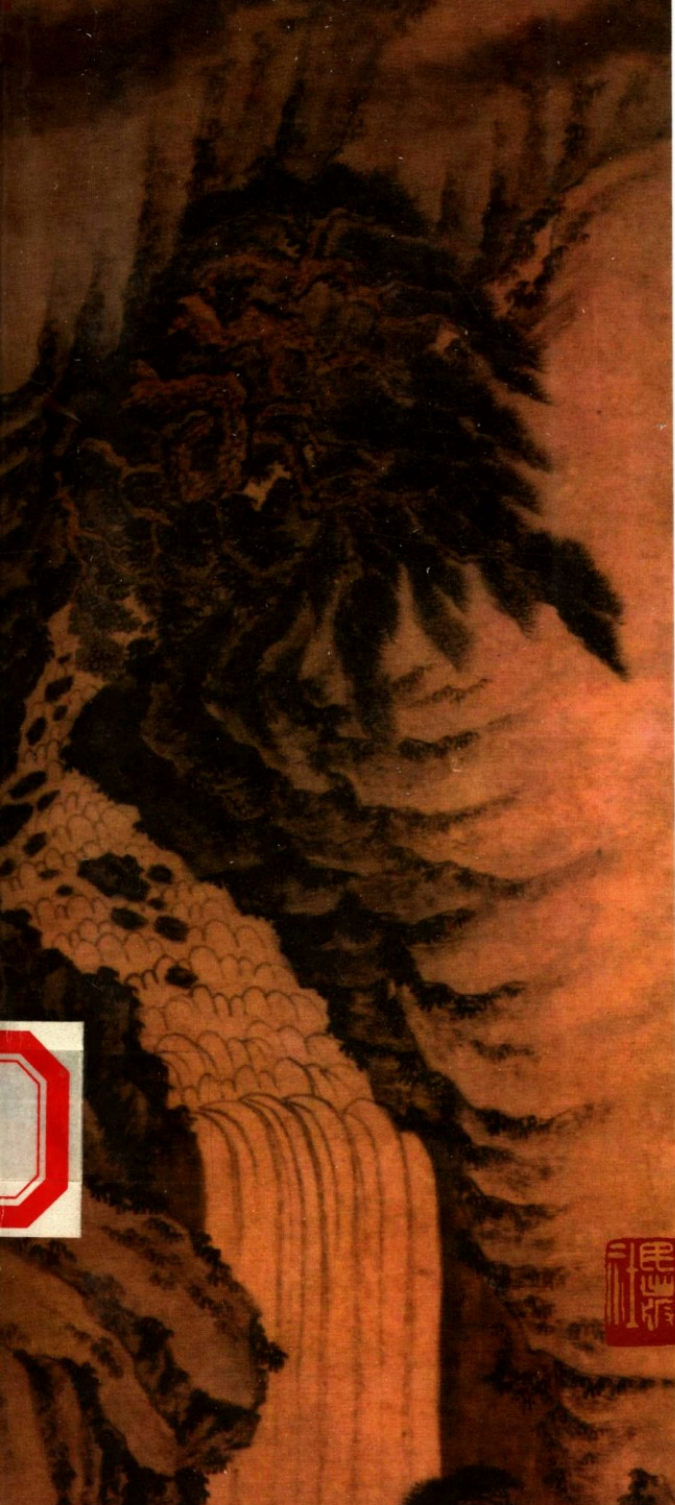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主编/费振刚

建安诗传

【李景化十/著】



•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选 •

主编 费振刚

建安诗传

李景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建安诗传

著 者 李景华
责任编辑 刘树炎
责任校对 纪清惠

封面设计 翁立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392-X/I·199
定 价 26.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新
平
学
社
PDG



李景华 1935 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在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一直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现为教授。曾发起编写《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散文九讲》。与人合著《足迹从丝路延伸》、《中国散文通史》、《古典文学辞典》。主编《三曹诗文赏析集》,自著《建安文学述评》。近年协助廖仲安先生主编《唐诗一万首》,并评析了其中李白的九百首诗。此外,写有关于孔尚任、田雯、魏源、吴虞、《桃花扇》、《阮籍集校注》、文选学等论文多篇。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总序

本丛书是中国历代诗歌的选注本，而冠以“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之名，我们有如下的理由：

“流”与“派”，原来都是指水道的支流，《广雅》：“流，末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水本曰源，末曰流。”《说文·水部》：“派，别水也。”其本字当为“辰”，《说文·辰部》：“辰，水之邪流别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流别者，一水岐分之谓……流别则其势必邪行，故曰‘邪流别’。辰与《水部》派音义皆同，派盖后出耳。”“流派”一词出现较晚，《辞源》书证引《全唐诗》三九张文琮《咏水》：“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句，亦指水道的支流。但三者均可引申为学术、艺术的分支和不同的派别，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江淹《访道德》：“百学兮异文，锦派兮绮分”；王国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胡仲弓《送丁炼师归福堂》：“易东流派远，千载见斯人”，朱彝尊《刘介子诗集序》：“南唐以后，尤延之、范致能为杨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都是指学

术、文艺之不同派别。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文学流派有的是自觉形成的,有着明确的艺术主张,但多数是在同时代、或后代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它们的情形是颇为复杂的,因此收入本丛书的,或以艺术风格有关联者,或以诗名有相似者,或以思想相近、政治遭际相似者,但均以古今文论有所论及者为依据,而不新拟名目,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诗与词、曲有别,故词、曲有“诗余”、“词余”的别称,虽不尽科学,但既说明古人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现代观念中,诗、词、曲都可称为诗,现代学者所撰之中国诗史及诗选均包括传统的诗、词、曲。本丛书之前集为传统之诗,称诗传;后者为词、曲,称词传、曲传,而总名称诗传,则用现代观念。

传(zhuàn),有两义:一为载记,一为训诂,本丛书两义均用,一流派为一集,每集由两部分组成:用传之第一义,写成为一篇论文,论述本流派的形成、发展、特色及影响;用传之另一义,选最能代表该流派的作品若干首,加以注释,以显现这一流派的特点。

历代诗歌选本有多种,在其编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明确地标出以人们认同的诗歌流派为标准的尚不多见,本丛书则以此为标准收集自先秦至近代可称为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各自为集,期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面貌,为广大古代诗歌的爱好者,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本丛书的作者、编委及出版社责任编辑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我们愿以此为母校百年华诞助兴！

1997年初，中文系1961级校友、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审刘树炎同志陪其社长周殿富同志来北京，找我讨论该社有关文史方面的选题计划，他们有意出版中国古代诗歌的系列选本，经过讨论，逐渐形成了共识（如前节所述），他们要求我主持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我则提出这套丛书的作者，由我组织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担任，并力争在1998年推出，为北大百年校庆献礼。时间紧迫，我请在京的校友李景华（1955级）、卢永璘（1970级）、赵为民（1973级）、张鸣（1977级）同志和刘树炎同志组成编委会，共同负责组织工作，分别邀请不同年级的校友担任各集的作者，得到了各地校友的热烈响应，使我深受感动，也体现了校友们对母校的一片深情。在此，我谨向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校友表示我诚挚的敬意，向支持这一工作的吉林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

现在，母校百年华诞将临，这份礼物虽不华贵，但它代表了参加本丛书的校友的心，我们将永志母校老师的培育，更祝愿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在未来的一百年更加灿烂辉煌！

费振刚

1998年4月16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目 录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1

诗 选

曹 操

薤露行 112

蒿里行 116

苦寒行 119

步出夏门行 121

艳 121

观沧海 122

冬十月 123

河朔寒 124

龟虽寿 125

却东西门行 127

短歌行 129

度关山 132

对酒 135

善哉行 137

精列 140

陌上桑 142

曹 丕

黎阳作四首	145
于玄武陂作	151
芙蓉池作	153
寡妇诗（有序）	155
孟津	157
短歌行	159
于谯作	161
令诗	163
至广陵于马上作	164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	167
清河作	169
代刘勋出妻王氏作	170
杂诗二首	171
燕歌行二首	174
秋胡行	177
善哉行二首	179
丹霞蔽日行	183
上留田行	184
陌上桑	186
大墙上蒿行	188
艳歌何尝行	193
煌煌京洛行	196
钓竿行	200
十五	201

折杨柳行	202
曹 植	
斗鸡篇	205
公宴	208
侍太子坐	210
送应氏二首	212
赠王粲	216
赠丁仪王粲	218
赠丁翼	220
赠丁仪	222
赠徐干	224
离友二首（有序）	227
弃妇篇	230
三良	233
箜篌引	235
白马篇	238
野田黄雀行	241
责躬（有表）	243
应诏	254
七步诗	258
赠白马王彪（有序）	259
盘石篇	266
浮萍篇	269
种葛篇	271
七哀	273

杂诗六首	275
蝦蟆篇	282
吁嗟篇	284
美女篇	286
闺情	289
情诗	291
怨歌行	293
豫章行二首	295
丹霞蔽日行	298
鞞舞歌 (有序)	300
圣皇篇	300
精微篇	305
矫志	310
惟汉行	314
当墙欲高行	317
乐府歌	319
喜雨 (有序)	320
朔风	322
梁甫行	325
名都篇	326
当欲游南山行	329
当事君行	331
薤露行	333
当来日大难	335
妾薄命二首	337

门有万里客行	342
元会	343
九咏	345
游仙	349
仙人篇	351
升天行二首	355
苦思行	357
桂之树行	359
远游篇	361
五游咏	363
平陵东	366
驱车篇	367
飞龙篇	370
孔 融	
六言诗三首	373
杂诗二首	376
离合作郡姓名诗	380
临终诗	383
陈 琳	
饮马长城窟行	386
游览二首	389
宴会	392
王 粲	
七哀诗三首	394
赠蔡子笃	399

赠士孙文始	402
公宴诗	407
杂诗	410
杂诗四首	412
咏史诗	416
俞儿舞歌	418
行辞新福歌	418
从军诗五首	420
徐 干	
答刘桢诗	432
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	433
情诗	435
室思六首	437
阮 瑀	
苦雨	444
公宴	446
咏史二首	447
杂诗二首	450
七哀诗	452
驾出北郭门行	453
隐士	455
怨诗	457
应 场	
斗鸡诗	458
公宴	461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462
别诗二首	465
报赵淑丽	467
刘 楨	
斗鸡	469
公宴	471
杂诗	473
赠徐干	475
赠五官中郎将四首	477
赠从弟三首	483
失题	486
蔡 琰	
悲愤诗	488
胡笳十八拍	495
后 记	504

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建安诗传》前言

(一)、建安诗或建安文学的概念

1. 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

说起“建安诗”或“建安文学”^[1]，古往今来，绝大多数论者，赞不绝口^[2]。最早用“建安”一语论述此期文学者，当推西晋的文学批评家挚虞（？—311），在至今幸存的《文章流别论》的逸文里，至少有两条提及“建安”^[3]。成书于齐末梁初的沈约的《宋书》中的《谢灵运传论》，开始高度评价建安诗或建安文学：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
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与此同时，我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昌言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
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

俊才云蒸。

稍后，我国“诗话”的开山祖师钟嵘，在其《诗品》总序里，和刘勰遥相呼应：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託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近代学者，一如既往，对建安诗或建安文学的赞美之声，不绝如缕：

本世纪之初行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开近代中古文学（即今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之先河，曾受到鲁迅先生的推荐^[4]。其书作者刘师培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5]，这是在肯定“建安文学”继承、发展和创造的历史作用。

鲁迅先生认定：“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6]所谓“曹丕的一个时代”，是指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批评过的以“建安七子”为活跃分子的建安时期。

郭沫若先生断言“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划时代的表现的”^[7]。

闻一多先生在其拟议中的文学史《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里，把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看作是“诗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则为黄金时代的光辉起点^[8]。

笔者业师林庚先生肯定：“这正是承继了先秦时代优良传统的发展，乃使得巍然的成为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9]

余冠英先生则把“建安到黄初”（即通常理解的“建安”

时期),看作是中国诗史的两个突出的时代的第一个,并认为“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10]。

“建安文学”目前已经成为各家文学史分期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开端。“建安文学”的光辉成就早已论定。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在前人业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建安文学产生原因、艺术成就、源流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疑点的描述和研究更加周密细致、全面深入的问题。

2. 一个难以取代的概念

用“建安”标明一代文学和一代诗歌,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即汉献帝刘协(181—234)的最后一个年号(196—219)。我国自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于建元元年(前140)开始使用年号以来,^[11]年号被广泛地使用于文学史的著述之中。如常用的“建安七子”、“元嘉三大家”、“永明体”、“大历十才子”等,直至清末的“同光体”。自然,“建安文学”是一个叫得最响,并被古今多数学者接受的概念^[12]。“建安体”的说法,亦由来久矣。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已云:“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盛唐王维在《别綦毋潜》一诗亦云:“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当然,把“建安体”的含义界定得最明确的是南宋诗论家严羽。在其名著《沧浪诗话》中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13]

“建安文学”这一概念之所以一经使用而千百年来经久不废,在概念的把握上自有它独具的优势。试想一下,如果换一个说法,比如用“汉末文学”,那么,曹丕篡汉建魏以后的文学创作势难归属,“建安之杰”^[14]的曹植的后半生,不在汉朝,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不是在“汉末”创作的。此其一;而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初期之建安文学,开创一代新风,竟在两汉文学之后“貂续狗尾”,也极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此其二。